

散文

说不尽的“孙淮阳”

冯杰

有缘,我和孙方友先生在河南省文学院同事。说是一个单位,作家多各自为战,耕砚犁纸,平时很少见面。他在学识创作和人生经历上都是我的老师。却一直谦称我“老弟”,我则恭称他“孙老师”。

一天再见面,他说退休了。我听了感觉不习惯。作家实际上无退休的性质,文学能退休吗?唐诗能退休吗?曹雪芹退休吗?以后,大家还在多种笔会研讨会上碰面,交往,单位体检时看到路上一个背影是他,偶遇也要同行,一个桌子上我为他敬酒,听他来讲一桌子幽默的段子,能笑翻桌子。

同样是作家,大家仿佛是在做豆腐,有机器的,有手工的。有做得白嫩的,有掉到灰里的。我更多时要加水,要稀释,孙方友却做的是豆腐皮,更筋道,厚实,文字不欺人。

他写的全都是豫东故乡,是故土的翻版。充满故乡情结。

我称他为“孙淮阳”,说世称袁世凯为“袁项城”,过去以籍贯谓人是雅称,他快速回应“那你就是‘冯滑州’。”以后我再赠他新书时,都题上“孙淮阳赐教”。

在我眼里,他和他的兄弟都是豫东的精英,平时每提起我单位的“孙氏兄弟作家”,我都引以为豪,河南过去出有“白桦叶楠”兄弟作家,今天有了“孙方友墨白”兄弟作家。此一文学个案少有。袁世凯当属一代君王,孙方友属于一代文豪。他的笔记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同类里属于一个高峰,《陈州笔记》是另一种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三教九流,世态风貌,都能一一对应。你能听到里面一面铜锣的吆喝声。

他是中原作家群里的高产作家,出版了几十本书,他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是《俗世达人》,书出来的前一周一,他还过问书事,电话里对责编开玩笑催促:

生前能否看得到?可惜一语成谶。他最终也没有看到我俩的合作,我更感遗憾。

2013年7月孙方友去世的那一天,我和诗人马新朝、评论家李静宜等人正在一个宴席上,墨白最早把这一噩耗电告在座的何弘院长,何弘悲愤地说:方友不在了。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难以咽下,宴席提前收场。

他像一位士兵战死在沙场的,临终前还在修改一篇小说《戴仁权》。他是累死的,照我们比中原老家的话说是“使死的”。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样的作家是欣慰着走的,他永远在自己的文学情节里。

他的人缘很好,省内外那么多人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自觉发来悼念之词。南丁先生说: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方友眼睛贼亮贼亮的,身上透着一股颖河的气味,还有土地的气味,在城市里很难闻到这种气味,这种气味能给人带来清醒。

在孙方友去世的追思会上,我撰一联:“狐说天外蒲柳泉,人语世间孙淮阳”。一年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方友小说全集·〈陈州笔记〉卷》首发会上,我又撰一联:“古藏蒲柳泉聊斋志异,今观孙淮阳陈州笔记”。两幅楹联技巧上不一定恰当,直抒其胸,文字都是心里之言。

《孙方友小说全集》20卷,初次就出了《陈州笔记》煌煌八卷,我建议还可延伸做成珍藏本,限量版,绘画本,书法本,甚至红木盒子做文化礼品,淮阳,周口,甚至河南文化界都可做文化礼品,孙方友的书不是畅销书,会是传世书。他有传世的品位,有研究的价值。

我对淮阳来的地方领导说,淮阳需要建一个孙方友纪念馆或小说馆,作家需要一个故居之类的标记,建成后是淮阳一个文化景点,一方文学场,多年后

也会像我们到凤凰去看沈从文故居,到呼兰去看萧红故居一样,淮阳促成此事,是做一件传千秋的文化善事。比多开发几座大楼更有独到长远的眼光和文化意义。房地产中国哪里都不缺,孙方友纪念馆却是唯一的,在他的那一块故里,更应该有一个孙方友和这个世界“继续对话”的地方。

时间会证明,像孙方友这位作家,从故土背景,出身经历,到文学成就而言,在淮阳都是百年不遇。

2012年秋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把河南作家作为首场,设立“中原崛起——中原作家群论坛”中原作家群读者见面会系列活动,李佩甫带队进京。那是中原作家一次群体出征。

他在讲台上向首都读者讲了一个避雨少年的故事。

他上台时很激动,稿子密密麻麻写了两张,他自信是来推销自己的。他最后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就是那一个避雨的少年,这故事我在北中原乡村也听过,版本大同小异。同样是这一个避雨的故事,3个月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大厅的讲台上才开始讲述,河南的孙方友比山东的莫言讲早了3个月,可见中国民间的河流都是相通的。其实他俩都是接民间地气的文学高手。不同的是莫言的文字肆意恢宏,孙方友文字更节俭收敛。他们都在做豆腐。

那一次在京城中原作家轮番上阵中,只有孙方友先生和我,俩人顽固地讲着河南话。褒义是原汁,贬义是土气。

孙方友先生死了,64岁,倒在一个作家创作的黄金时刻,让文坛一片叹息,没有人沉思。

有一天,我想到,当以后大家再“外出卖艺”时,就没有河南作家来和我一块讲河南话了。

知味

茭白

方华

入秋,茭白上市,是一道时鲜的蔬菜。在我们这儿,茭白被叫作“蒿瓜”,私自臆想,不知是不是其型似竹笋又似瓜般能生食之故?

在我生活的这个长江以北地区,种植茭白的人家不多,大都是水边自生。像野藕野菱一般,成熟时节,自有人不怕辛苦去采收。

清代才子兼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有对茭白入肴的一段记述:“茭白炒肉,炒鸡俱可。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出瘦细者无须。”

清人薛宝辰在其《素食说略》中也有茭白入蔬的做法:“切茭白,以开水淖过,加酱油、醋、辣,殊有水乡风味。切茭白,以高汤加盐,料酒煨之,亦清腴。切茭白,以油灼之,搭茨起锅,亦脆美。”

其实,蒿瓜在远古时期,也不称作茭白,而叫菰。

菰最早是被作为粮食作物种植的。《礼记》载:“食蜗蝻而菰羹”。菰羹就是菰米饭,可见在周朝即已用菰米为粮。据记载,在唐代以前,茭白种子是被称作菰米或雕胡,是“六谷”(稌、黍、稷、粱、麦、菰)之一。

“我缩五松下,寂寞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跑进雕胡饭,月光素素盘。令人惭溲溲,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借宿安徽铜陵五松山下农家,受到主人菰米款待后写下的诗作。陆游《邻人送菰菜》中也有:“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农此味有谁知”及“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之句。

大约到了明代,玉米被从国外引进,广泛种植,替代了菰成为六谷之一。所以在我的家乡,现在还直接叫玉米为“六谷子”。

菰很早就被发现在被菌感染不抽穗后,膨大的茎部可为蔬。如成书于秦汉间的《尔雅》记载:“蓬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东啖之甜滑。”菰在被高产的玉米取代位置后,就彻底成为人们口中的佳肴。“岸遥人静,水多菰米。”苏轼《水龙吟》中的情景渐为鲜见。现在,偶在水边能看到结穗的菰,往往被认为是野茭白,其实,那不过是稀少的未被感染的菰。

茭白如其名字一般素白清新,可与各种原料配伍加工。此菜无论蒸、炒、炖、煮,煨都是鲜嫩糯香、柔滑适口;若是与肉、鸡、鸭等相配,烹出的菜肴更是入味留香。茭白可生食凉拌,还可酱泡腌制。特别是凉拌、下汤,清新淡雅,很有水乡风味。

唐人张志和在《渔歌子》中吟到:“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明代也有一首《咏茭》诗:“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柔松甚比轻冰,江湖暑假秋风便,如与鲈莼伴季鹰。”诗中把茭白与莼菜、鲈鱼相提,可见其味美。

有这样的记载,西晋文豪张瀚,在某日秋风起时,想到故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于是辞别齐王,弃官南归,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这段典故后人浓缩为成语“莼鲈之思”,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只是,莼菜、鲈鱼由此名闻天下,而未入语中的菰菜,却鲜为人知。就像最早的粽子都是用菰叶所包,可现在人们知道的都是芦叶之类。

绿城杂俎

华人对美国科学的贡献

王道清

在美国的800多名高科技人员中,有55%是中国人或华裔。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分别获得过诺贝尔奖金。数学家陈省身担任国际数学学会和美国数学学会的副会长。吴建雄(女)为美国物理学会副主席。高锟是美国光纤通讯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贝聿铭、林同炎是美国著名的建筑界权威。据统计,美国著名大学中,1/3的系主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阿波罗登月工程中1/3以上的高级工程师,美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断企业——国际商业机器的1/3的高级工程师,都是中国人或华裔。

随笔

烤红薯

柴清玉

几场秋风,天气很凉爽了下来。小区旁边的小巷,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一个废弃的大油桶改装成的炉子,里面燃了红红的炭火,将红薯一块块架在炉壁上,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烤,并不停地翻转变色。烤熟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购买。

红薯,又名番薯、白薯、地瓜等。相传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来传入菲律宾,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要处以死刑。16世纪时,有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商人,将一些红薯编进竹篮和缆绳,躲过检查运回了福建老家栽植,逐渐传到了全国各地。

烤红薯,大概是红薯最原始而又简朴的吃法了。然而,在天气转冷的深秋和寒冷的隆冬,捧一块热乎乎、香喷喷的烤红薯在手,尚未吃下肚就会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都会让我这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忆起那深藏的记忆和浓浓的乡情。

童年的家乡,虽然家家户户都有烧煤的炉灶,但

为了节省费用,还会有一个用砖或泥土砌的灶台,燃料则是农作物的秸秆或捡拾的树枝。那时候生活不富裕,庄户人家过日子都会精打细算。烧柴火做饭做熟之后,灶膛的余火不会很快熄灭,用水浇熄了太可惜,这时母亲就会温上热水洗脸烫脚,帮助消除劳累,有时就会拣几块个头不太大的红薯埋进灰烬。我们放学回到家里肚子饿得咕咕叫,到处找吃的东西时,母亲就会说:“别找了,锅灶里有烤红薯。”

从灰烬里扒出红薯,剥开烧焦的皮,就露出了白色的或橙红色的瓤儿,阵阵香味直扑鼻孔。放到嘴里咬一口,软酥酥、香喷喷、甜丝丝,真是好吃极了。剥开红薯皮的手上,会粘满黑乎乎的炭灰,稍不注意就会抹到脸上、鼻子上。每当这时,母亲总会笑着看着我,用手轻轻勾一下我的鼻子,说:“真是个小馋猫!”在那个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能吃上一块烤红薯,是莫大的享受了。正因为如此,儿时乡村的滋味至今仍让我魂牵梦萦……

野外的烤红薯,体现的是另一种乐趣。



秋山微韵

王国强 摄影

童年的故乡,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村头的小河静静地流淌,河边的芦苇轻轻地摇曳,不知名的虫子在枯草里低吟,蚍蚍在墙角浅唱,缕缕炊烟不慌不忙地飘向空中,还有在地头上捡红薯的小伙伴,以及共同品尝战利品时的欢乐。

收获后的田野空荡荡的,于是,天也高了,地也阔了,视野远了,人们的心情也开朗了。人们收获得再认真,仍会有遗落在地里的红薯,捡红薯成了孩子们的一件乐事。他们手提小竹篮,还带着一个小钉包,三五成群结伴而来,随即收获过的红薯地里充满叫喊声、欢笑声,寻找、挖拾那些遗漏的红薯。

挖拾到一些红薯后,几个小伙伴会找一处避风的田埂,掏挖一个简易的小土坑,再捡拾一些干焦的枯叶和树枝塞进去点燃,等一会儿明火熄灭了,便找一些块头不太大的红薯扔进去埋入灰烬。然后大家便在火坑旁唱歌、做游戏,欢呼闹腾。待红薯的香味出来了,大家便将红薯从灰烬里刨出来,有时候会把红薯烤糊了,黑乎乎的,但谁也不会介意,往地上摔两下,剥去皮,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我已经离开故乡多年了,如今的故乡也不再是往日的故乡,草房变成了楼房,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烧柴灶变成燃气灶,烤红薯也成了记忆,然而我对于故乡的风物却难以忘怀,那种土生土长的味道、原汁原味的风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连载



中国生活记忆
——追忆60周年纪念册

羊”应有尽有的新鲜禽肉和“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缤纷的新鲜蔬菜。

到90年代中期之前,“菜篮子工程”重点解决了市场供应短缺问题。“菜篮子”产品持续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除奶类和水果外,其余“菜篮子”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获得博士学位时,马中骥已经43岁。18人中,40岁以上的有9人,年纪最小的王建峰也有34岁了。(参考郭少峰:《研究生复招:从“特权阶级”到“学术勇士”》,2008年5月27日《新京报》)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习惯。

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却有“第二货币”之称,甚至在某些年份中比人民币还坚挺。用它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以及商业街、商业点“买”到主副食品、水果蔬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花鸟虫鱼、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商品,可以用来支付修理钟表、皮鞋、提包等的费用,甚至还可以用来雇短工,请保姆。

总之,人类赋予货币的职能,大都在粮票身上得到了体现。粮票成为除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票”。

继广东省(1992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价之后,浙江(1993年1月1日)、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1993年4月)也宣布全省(市)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5月1日,北京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几年后,粮票等票据出现在各地收藏市场,成为一种热门的收藏品。

米未进的吴非常饥饿,但他身上没有购买食品的全国通用粮票,而当时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没有粮票,根本没办法购到食物。出车站后,吴壮着胆子走向街角店铺里的一位老人,希望能借点粮票充饥。老人犹豫了半天,拒绝了。正在孤无助援时,吴的身后突然出现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两人气喘吁吁地说:“你刚才借粮票时,我们听到了,你是军人,我们相信你。我们也没有粮票,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借得这些粮票,你拿着吧,别饿坏了……”粮票的面额是“一斤二两”!(黄震:《33年后,老军人来兑现承诺》)

80年代末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水果等主要鲜活农产品的供需矛盾愈发突出。

为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于1988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一期工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

与亲和力。菜品定价又经济实惠,深受务实的大众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同。

人们终于吃上了四川火锅,知道了什么是“麻辣烫”,什么是鸭血,什么是毛肚,什么是黄喉,什么是火辣辣的四川风情……

还有那所谓的鸳鸯火锅,必须成双成对。圆圆的锅子中央,那S型的挡板将普普通通的火锅呈现出了奇妙的太极世界,锅底汤被分成了乾坤、阴阳,一分为二,一红一白,一辣一淡,一文一武。红如残阳白似雪,火辣辣伴着清香。吃过鸳鸯火锅的“老伙计”们说得更加形象:“红汤如同迪斯可,白汤好似华尔兹。”

1992年,陈林决定下海。他和朋友凑钱,在车公庄开了一家餐馆,主打川菜和家常菜。为了保证口味地道,他特意托朋友在四川找了一位川菜大厨。

1995年,心力交瘁的陈林将餐馆转让。

陈林至今对此非常遗憾,他说只要再坚持两三年,就可以

迎来川菜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普通市民也真正开始掏钱下馆子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店主讲述改革开放》,2008年11月25日《京华时报》)

王海打假
1995年3月26日,王海首次出现在北京的隆福大厦,开始向假冒伪劣产品宣战。10月,王海进京尝试购假索赔,一周之内获赠8000元。

王海的出现,是因为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每走一步,都有惊有险有败有胜。王海买假算不算生活消费需要?他算不算消费者?商家卖货无须验证,而王海一个人到哪儿去取那假证明呢?国有资产流失到王海兜里如何说得清?除此之外,王海打假成果越大,越反衬出工商管理机构和消协机构的管制不力。所以后来有传说一位官员称,打假是组织的事,王海无权。